

每當侏儒甲要開口說話，侏儒乙便請他把嘴巴閉起來。

「屋子，」「請你把嘴巴閉上。」「可是，」「閉上。」

侏儒丙笑咯咯地把一切寫下來，有天出書，他這麼想。

侏儒丁被眼前這一齣永不下片的悲喜劇嚇著了。但不打算逃。

「屋子真小，小到足以在我的手掌上攤開……」侏儒甲對著鏡子想辦法  
把自己裝進屋子裏，把整個家庭用正確的方式  
打開。四個人有四雙空洞的眼睛。燒香時  
慈悲佛將他們的虔誠還之以眼淚，像一口老死的井  
再度噴湧。可憐渺小的侏儒，可憐渺小的空間  
被四格窗囚禁，被窗外陌生的街訪鄰居視作  
一幅畫，一片模糊肉色的風景，衣服都沒了。新的一天  
新的一世，心的夢幻泡影，歷經綻放與撲殺  
仍要自卑地醒來

「這難道是我們引頸期盼的生活？」如果不是祈求無效、佛殘忍  
這難道就是生活真實的樣子？侏儒乙不是第一次聽別人說  
生命是一齣悲喜劇。她總是配合著一陣放聲大笑，再轉過身  
她呸。這一幢無恥的家屋，處處是愚人的擺設  
空中狹窄的烏雲，老么眼中一匹斷翅的天馬  
圍繞在這一座春日裏陰寒的監獄，時刻想著起飛  
——處處是一家庭之悲傷。孑然一身的侏儒免不了勞動  
疲倦，生煩，對彼此  
表示疑問：「這裡有足夠多的空椅子  
我們為什麼不坐下？」

我們什麼時候有了咒詛的影響？侏儒丙又可以舉起筆  
借題發揮，包藏禍心，再活一輩子，一輩子與昨天無異的今天  
一輩子與今天無異的明天。被寫下的便會正式  
列入無依無靠的永恆。在永恆裏歌頌不斷反覆的日常是為家庭壯膽  
雖然這並非傳統的祝禱——屋子在膨脹，不斷上修它的高度  
侏儒已然分不清是汗液或淚水膨脹了它。生命原來是一個平面的詞  
倚靠勞動才能將它充飽，或者說

復活。或者說，侏儒丙毫無疑問是一個聰明的作家  
在這明顯被水澤過的黃泉地，不急於收拾被沖散的家人  
只是想起他那平庸無能的弟弟，「找你的夥伴玩去  
滾得越遠越好！」多麼可敬的私心  
弟弟一走便是十年

十年了。侏儒甲對此不發一語，把玩著手上一顆  
六面的骰子，直覺告訴他要解開這二十一點的奧秘  
「因為它使每個人都感受到公平……」而侏儒乙踩著  
春日的屍體又勞動過來，「見鬼，你也不看看這破房子  
大得一無所有了！」這真是對侏儒最大的悲傷，弟弟  
沒有人記得你叫什麼名字

可憐的弟弟實在是太小了，小到他不得不成為這個家的一份子  
不得不假裝自己離開過。眼看著即將透過勞動而通天的家屋  
那匹伴他多時的墜落的天馬，也能隨之回到天上嗎？  
也沒有更多的願望了，玩伴，只要你能重獲自由的身軀  
這不就是別人所謂長期潛伏的野心嗎，哥哥  
替我取一個不會被關心的名字吧，讓我強過那些有名有主的痛苦

讓我活著跟沒活著沒有什麼區別。哥哥。故事裏

你稱我為侏儒丁嗎？別再讓我頂著親情的臭皮囊。  
窗外只剩下滴血的天空，勞動的成果又再一次為我們綻放：  
給侏儒甲一隻口哨，使整個家庭在他口中  
終於成為一行隊伍。給侏儒乙所有的侏儒，告訴她  
終於妳不必再勞動了。哥哥，我給你拿來所有的空椅子  
我們為什麼不坐下？